世廟識餘錄

世廟識餘録卷之四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錦衣衛百戸王邦奇初以傳陞千戸遇
詔削級邦奇
以
詔出大學士楊廷和手深怨望之及奏復舊職
又爲兵書彭澤所抑故又怨澤乃上疏陳邊事言今
哈密失國番夷内侵由澤總督甘肅時賂番求和邀
功起釁及廷和草詔論殺寫亦虎仙所致宜誅此兩
人更選大臣與復哈密則邊事尚可爲疏下兵部勘
狀未具邦奇復上言大學士費宏石珤俱楊廷和奸
黨得恭欲爲彌縫嘗夜過楊一清問計議論不合而

出而廷和之子兵部主事惇藏匿舊牘令前後奏詞皆不得驗其義男侍讀葉桂章婿修撰余承勛及彭澤弟彭冲等又爲交通請託時桂章勅封唐府未還
上命下惇等獄令廷臣會鞫之桂章等械繫來京給事中楊言奏曰臣聞廉遠地則堂高宏瑶乃天子師保之臣而百官之表也邪奇心懷怨望又飾奸言詬辱大臣惑亂
聖聰若窮治不已株連益多臣竊爲國家之大體惜也廷和當權奸專横之日保全神器歸于
陛下持危定難有正始之功焉即所擬
詔條或矯枉過直然事專爲國心本無他今去國未

幾禍延子婿臣恐自今全軀保身之臣皆以廷和爲口實誰復爲國家任事者哉宜斥讒言以全國體

上怒命逮言與惇等併問至是鎮遠侯顧仕隆等覆邦奇所奏皆虛妄無事實惟欲假陳言以希進用耳

上謂仕隆等徇情回護切責之以楊惇隱匿巻宗褫職爲民楊言輕率妄言調外任承勛詐病曠職冠帶閒住而楊氏一門之禍烈矣邦奇第以陳言希用降總旗于是費宏石瑶各具疏求去已得 旨俱令致仕宏猶馳驛以歸不降勑奬勵不差官護送無月給歲撥凡首輔恩禮悉從其薄而瑶併馳驛亦不可

得前輩士夫傳瑤出京時、惟用車輛一、載妻子暨行李以行、其清介絕俗如此、故瑤亦自鳴于 上前、第曰一節之士也、後南科給事彭汝實等亦上言申楊氏之冤、暴邦奇之罪、欲追究主使之人、蓋有所指不敢明言之耳、 上卒不聽、於乎當夫小人交搆國是傾搖假令言官之楊言鳳鳴之諍、大臣無費石烏悲之感、大禍終不解矣、嘉靖初年、 朝廷有人故、

大學士費宏石瑤既去位、 上命吏部會推學行老成素有譽望者以補閣缺、初推尚書吳一鵬羅欽順朱希周侍郎劉龍四人、命再推、始以侍郎翟鑾顧清詹

事董圯名而　上特　詔用鑾盖鑾爲講官久　上
注意用之也其恩之不測類如此
王邦奇以誣陷大學士楊廷和暨其子婿得罪及費石
俱去位而京師告密之門遂啓　永淳公主將授
冊選婚禮部選軍民子弟以名聞永清右衛軍餘陳
寧男陳釗名在第三　上親定以爲駙馬都尉禮部
業草儀擇吉行矣忽聽選官余德敷奏釗父木勇士
家世惡疾母再醮庶妾不可以尚主章下禮部郎中
李浙竟奏德敷妄言請逮治之德敷亦奏浙黨惡人
輕國典請併逮浙　上諭禮部釗斥別選故京師人

口謠有十可咲之說選了女婿又不要此其一也夫小人猖狂無忌蠱惑　主聽固爲可非而禮部亦見周草堂官不及爭而郎中爭之亦紊體統又不行該城查驗而逕叅德敷眞僞未的何以服兇人之心也吏部郎中彭澤以考察浮躁調外兵部侍郎張璁爲之訟言謂臣議禮所著或問澤大加稱賞人以是目爲浮躁上特　詔留澤已澤自上疏辭因自白日即使臣以議禮當　心亦不容借此爲叙復之資況實無片語上達廷臣殆斃人所共覩欺天行詐安敢爲也不聽給事中楊秉義等御史儲梁材等復執奏

澤不當用且言恩市恩挺國是　上怒其任率俱奪俸二月夫澤本小人而其所言則近正然心已德璁自是爲璁用而傾擠夏言之謀伏于此矣

御史陳察推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具疏辭因薦原任給事中劉世揚等亟宜召用察意欲薦人故辭已陞任耳　上以察久居言路職在激揚既有所見自宜早陳今陞用不即拜命乃泛舉多人以市恩要譽姑從寬降雜職遠方用吏部降察廣東海陽縣學教諭察平生固好修然喜爲矯枉之事乃以之抗　朝命非直道也而　世廟數語已槩其膏肓矣

瑞州府知府宋以方湖廣黔陽人初在瑞州知宸濠有反狀陰繕城塹集民兵以備之濠使至不爲禮所徵索皆不應濠以他事逮繫南昌獄濠反自長江而下械以方征舟中至黄石磯江西人鄉語以黄爲王以石爲失濠聞王失機三字爲不祥遂出以方斬之祭江比濠就擒衆不知以方所在疑爲脫械逃去故嘉靖初議䘏不及之至六年有與濠駕舟者訴以方之死爲人言之而巡撫都御史陳洪謨上其事 詔贈光祿寺卿廕一子爲國子生三十七年吳尚書山在禮部而瑞州乃得其死爲詳又爲請 諭祭一

壇今國史書以方寘濠舟中罵濠不屈赴水死頗失事實或以意裝點之耳

上一日諭大學士楊一清曰朕閱書武成篇有引用歐陽修之語豈得謂修於六經無羽翼聖門無功乎欲舉而從祀孔子廟庭盖爲濮議之有當于聖心也一淸言歐陽修之在宋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濟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蘇軾稱其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敘事似司馬遷誠有不可誣至知貢舉一變文體闢異端則有本論一篇是亦有功於聖門至於濮議諸篇得先王禮經遺意發明倫理委曲詳盡

但孔廟從祀取其著書立言輔翼六經之功其餘文章勲業皆非所論也洙泗及門之徒親授聖教故雖事無可考者亦不敢遺漢唐專門之師傳授聖經故雖學行有疵者亦不敢畧朱熹語孟集註所取如尹焞游酢謝良佐范祖禹胡寅各有註釋者皆不得與至如熹之師李延平同時豫章羅氏皆號真儒亦不得與修之論説見於武成蓋僅有者耳其從祀一節未敢輕議一清語愨而意婉得格君心之體 上姑已之後脩竟得從祀近日在廷議王守仁從祀禮官當先疏辨守仁知行合一之説與孔子博文約禮之

教有合與否致良知之說與孔子多聞多見之指有合與否俟議定而後請可也然竟含糊聚訟而輔臣謂　旨謂守仁朱熹之學互相發明當自有卓見而云然其後不待禮部覆疏意自奏守仁從祀朝士頗疑其有所為或未必然至併祀陳獻章胡居仁二人品格雖高然空寂之談何裨羽翼其遺言不多易于考証又不知何所據也大都國家二百餘年以來實未見一真儒能羽翼孔子者　國初諸儒則撤却孔子而專一崇信紫陽嘉隆以來專一崇信陽明而陰關孔子其鍾禍不小豈直理學之晦已言哉

科道之相糾劾蓋嘉靖六年考察拾遺之後禮部侍郎
桂萼建言也萼惡故大學士楊廷和議禮不合因謂
其廣樹私黨遺奸未去欲乘此掃除之而謬引　憲
廟初年故事吏部執奏以為成化中以廷臣會舉科
道超陞巡撫有劾奏所舉不勝任者　憲宗乃命互
相糾劾一時外補者七人非考察拾遺列也　上終
以萼言為是詰吏部黨護令科道互相糾劾以聞而
御史劉隅等言　陛下必欲臣等扶同批抵是開攻
訐之門滋報復之計非盛世所宜有　上乃命禮部
都察院重考內調御史儲良材良材後上疏自辨以

已索負忠讜爲楊廷和所疾今降補在外恐諸奸餘黨布在四方臣迹遠勢危朝夕不能自保願乞骸骨而𦲷想良材任怨遭誣去非其罪 上從蕚言復良材原職嗟乎太史公有言怨毒之於人大矣哉蕚與廷和不過議禮不合耳何有私恨乃引繩批根復良材于調任起王瓊于謫戍知有私而不知有國體其心何心也

駙馬都尉謝詔旣尚永淳長公主禮部尚書吳一鵬疏請駙馬從師講學 上善其言諭閣臣曰前日禮部言駙馬要十日一赴部考其所讀書寫字欲講解以

開心志深為有益，但大臣戚里一赴部考，恐未為可。朕聞我　太祖時，凡幼小功臣之子，每與官師各一人，令其授書教禮，當以此為法。今公主乃　皇考之親女，為朕親妹，駙馬謝詔作國家親臣，可使之不讀書知禮乎？朕欲選一儒臣與詔為師，待其成婚後二十日，令其師教習經書，每三日授大學一篇，凡三十日溫習一次，三日寫倣一張，蓋寫字乃正心之功，就令解講明白，還寫勑一道，令謝詔體朕是心，恭承指問，務使其知忠孝仁義禮儀事物之類，未知為可與否。大學士楊一清等傳　旨諭禮部，奉行，乃陞國子

監助教金克存爲禮部儀制司主事授詔纂書仍聽提調稽考論績叙遷駙馬之立官敎之自嘉靖六年始令禮部左侍郎爲提調官然講讀稽考不過虛應故事而已

東閣在六館之下祖宗時初不設官後來以翰林學士年深者居之專管文官誥勑事在正統年間已久不設弘治七年復設如石珤賈詠皆以吏部尚書兼學士吳一鵬溫仁和皆以禮部侍郞兼學士管誥勑若籍以爲入閣地者大學士張璁謂此官實內閣私門況誥勑彼無一字之勞徒建虛名以希倖進宜

華之便 上從之故嘉靖六年以後文官誥勅俱屬
之史官閣臣看正而已

初上欲遷 顯陵於天壽山盖出監生何淵之議在廷
諸臣俱以爲不可遂已之至是故御史虞守隨以考
察落職家居乃撰述 皇陵正議數千言以進 上
以爲陵寢重事守隨前爲言官不聞獻議而以考察
罷去乃妄議惑人下御史問而以問大學士張璁亦
執以爲不當遷 上嘉納之 上雖天性純孝凡語
及尊崇 獻皇者多蒙顯錄若虞守隨亦自有卓
見不可欺也楊州同知豐坊亦曾獻附廟之說而官

竟拓落光祿寺廚役王福清亦請迎 獻皇帝梓宮
非 祖陵下錦衣衛考訊人之功名豈專由逢迎得
哉

欽天監官生之有考校自天文生金鍾之奏始太醫院
官生之有考校自禮部尚書桂萼之建議始皆嘉靖
六年詔

先是徐溝縣民薛良訐告張寅係妖賊李福達變易姓
名山西撫按江潮馬錄等均奏其狀按以謀反重辟
妻子緣坐獄成都察院按覆得 旨如擬時武定侯
郭勛遺書馬錄為訟其冤錄併劾勛 上初不問以

言者數至謂助黨逆、上疑之、因逮繫各犯來京集三法司會審、出告人薛良及證者李景全等三十餘人面指張寅爲李福達、寅語塞、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具獄如江潮馬録言、比上命會官廷鞫、頤壽等復執奏如薛良口詞、上怒頤壽等偏情回護、非䘏刑之意、欲俟齋祀畢親鞫之、大學士楊一清言、治獄非天子事、上乃已、仍下廷臣會訊、頤壽乃改擬張寅造妖言者律斬、其子大義等連坐、上曰死刑豈宜輕有出入、各官所問前後情詞互異、會問又多偏扯回護、謀反重罪、乃率意加人、今改擬妖言、亦又不見

妖書但朋謀誣捏泛言奏飾且姑不究令戴罪辦事行取原問勘官李珏江潮等面加質証馬祿差官械繫來京問潮等至乃歸罪於薛良言良原與張寅有隙將李五妄作李福達李福達妄作張寅並無聚衆謀反惑衆稱亂等情各勘官因石文舉妄認張寅故問擬死罪疏中不及馬祿　上益怒三法司展轉支調但以一良當罪將顏頤壽劉玉王啓劉文莊湯沐顧佖汪淵并聶賢徐文華及江潮等同各犯俱下三法司署印官用刑推究又原問官具言馬祿主張所主何意又祿言私囑書帖尚多亦要追出查奏時

上以諸臣不稱任使命吏部侍郎桂蕚等分署三法
司事諭令體朕愛人之心究明奸構大獄蕚等奉命
披抉詞旨究極根因遂搜馬祿篋中有大學士賈詠
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大理寺丞汪淵工部侍郎
閔楷私書詠以榆次知縣尹綸指揮王寵為托英等
頗涉張寅事詞連孟春及郭勛囑張寅書上之上
責詠對狀詠䟽引罪得致仕去而逮問仲賢等勛事
已前決置不問蕚等因言給事中常泰劉琦員外郎
劉仕三人聲勢相倚挾私彈射嗾使馬祿殺人給事
中王科鄭一鵬秦祐沈漢鄭輅許事杜鸞南道御史

姚鳴鳳潘壯戚雄等亦各扶同妄奏助成奸惡致蒙
俞允戮張寅滅族而給事中張逵御史高世魁方率
張寅之就死得誣郭勛之謀逆率衆聯名同聲駕禍
止宜罪其首以警其餘郎中司馬相妄引事例故意
增減誣上行私莫此爲甚近來科道諸臣締黨求勝
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請大奮乾綱以彰
國法不然恊從大臣皆繫獄而朋謀人猶得翹跡于
朝何以威天下服人心上以爲然乃詔逮𧝎等通鞫
之命南京刑部繫潘壯戚雄於獄復奉　旨昨日會
審乃有卿汪玄錫少卿余才混擾懷恨一併逮問來

說已華等會鞫明白乃言於　上曰臣等奉詔鞫審大獄具得張寅被誣之狀寅本五臺縣人工部漏籍匠戶僑居徐溝嘗與貸薛良錢良無賴欲殺寅以逋責即指為洛川縣妖人李五又以為崞縣逆黨李福達前後情詞互異事無左驗初指張英名氏誣告於都御史畢昭處續張寅自訴方識是張寅良坐發口外為民事已白矣會寅子大仁客京不知業已問明抵勛求救勛與寅舊識寄書馬祿祿孜怨勛役文致其事乘機中勛以危法因傳會薛良以張為李以五為午使寅怨家李景全韓良相石文舉等證成之而

給事中常泰、劉琦、員外郎劉仕同爲湧詞以惑　朝

聽、臣等查得成化十八年山西黃冊內有李福達名

氏、彼時方七歲、至弘治二年王良李鉞謀反時、方十

七歲、豈有謀反充軍山丹衛之說也、計今嘉靖六年、

李福達年五十二、今張寅年六十七、髮就種種矣、何

得以張寅即李福達也、蓋因陝西反賊卷內有李伏

荅李五名氏、遂妄指張寅爲伏荅、李伏荅即李福達

也、又云即李五、劉琦又以李五改作李午、推厥所由、

起于馬祿、陷害郭勛、成于常泰劉琦劉仕黨馬祿、而

所在諸司俱聽其主持、遂成大獄、幸　聖明獨斷于

上多官公審于　朝始究抑得仲人皆輸服其原告
誣及中外問官偏扯失實者請坐如律得　旨各犯
朋謀害人釀成大獄原告薛良依誣告罪絞韓良相
石文舉等誣執人死罪原問官布政李彰按察使李
玉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并大理寺少卿徐文華阿
附巡按殺人媚人俱發戍極邊遇赦不宥給事中劉
琦御史程啓充盧瓊挾私彈劾亦發邊衛給事中王
科秦祐沈漢程輅扶同妄奏并左都御史聶賢俱爲
民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啓都御史汪潮劉
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顧佖汪淵畏避言官推勘

不實太僕寺卿汪元錫光祿寺少卿余才違忿橫議吏部侍郎孟春工部侍郎閔楷都御史張璁賢交通私劄各革職閑住其出差未至如都御史張潤御史任淳逃捕未至如給事中常泰郎中劉仕行提未至如給事中張逵御史高世魁姚鳴鳳張英評事杜鸞郎中司馬相俱候至京定擬風聞失實南道御史潘莊咸雄下南京法司失亡案牘副使周宣給驛送囚副使王節指引證佐知州杜蕙胡僖鎮撫鮑玉下各該巡按勘問寺丞毛伯温請差官代還馬祿以故入死罪未決擬徒　上以所擬為輕命再擬以請獨巡

撫畢昭以常歸罪薛良與張寅父子俱免罪還職後馬祿逮至、上欲坐以奸黨律、于是蕚等謂張寅未決而祿代之受罪、恐天下不服大學士楊一清亦言祿無當死之罪、若法外用刑、吏將寅緣以法爲市、人無所措手足矣、于是坐祿永戍南丹、遇赦不宥是役也、因大禮而成大獄、郭勛武夫、輙以議禮而受上寵信頗驕恣無忌、目無旁人、如爭文武兩宴、雖其所執爲是、而士大夫已側目之矣、馬祿本非州知、何得以張寅事爲囑、而祿又職事泄、遂欲掇拾張寅以傾勛而內外臺同、群然黨護互相影射、無一指實而坐

人以誹反怨攺而爲妖言辜之獄詞頗詳而核然以報復闌及無辜一時竄迹朝堂幾空雖惟辟作威無乃將順之過乎

世廟識餘録卷之四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少詹事霍韜既陞詹事辭不拜以新命由內閣推用也因言內閣推官非 祖宗制自楊士奇楊榮楊溥及李東陽楊和廷專權植黨籠絡翰林為羽翼中書為門吏故翰林遷擢不關吏部而中書至有寅緣迭進六卿及支一品俸者臣嘗建議謂翰林宜遷擢去留盡歸吏部庶不陰倚內閣為腹心內閣不陰結翰林為朋比云云按此論甚正惜乎沿習既久不能改也

夫吏部統百官如首甲進士皆由吏部選授而翰林

考滿考察舍吏部奚之焉何以九年遷轉而內閣先
定其官吏部特爲之塡缺乎疑　祖宗時不然也兩
房中書遷轉至嘉靖初年始由閣下題請老中書周
令者溫州人嘗自言成化年間授職彼時中書與閣
下如同寮然投刺俱平交蓋宣德以前本一堂相處
今之西房即文淵閣也閣臣居中中書居東西兩房
各辦其事已撤內庫十間以西五間居閣下謂之文
淵閣以東五間藏書籍而東房中書亦遷居之故今
以閣下稱中堂而東西非房矣猶稱兩房者沿舊名
也凡閣下到任尚之兩房答揖若六部之于各司無

是體矣故中書官非閣屬也

上一日准講畢諭諸講官曰今日講論語又越了一篇朕知以曾子將死之事故不講夫生死人之常何可忌之 上之明達如此蓋初年事也至晚年即臣下疾病皆以爲諱矣況以不祥語瀆聽乎

大學士費宏既去位楊一清當進首揆是時璁䕫爲上所屬意氣焰方盛而一清頗憚之遂力薦前大學士謝遷居上蓋璁前欲逐費宏亦嘗薦遷代之一清蓋阿璁意而亦阻璁之進也然遷未至而璁進閣矣時遷年已八十當力爲疏辭乃一辭不允而即赴

召豈家人乘其耄而慫惥之耶未幾而遷卒失晚節
固不可不慎也

大學士張璁自以非由翰職起家驟居輔導而議禮時
又輒被詞臣攻擊頗懷怨忿入閣未幾　上以侍讀
汪佃進講洪範九疇不稱　旨令吏部改調外任因
命內閣選擇翰林諸臣稱職者留用不稱者量除他
官蓋璁有密揭也楊一清等言翰林清要之地誠
不可以匪人處之且文學政事材各有宜枉而用之
終無成績宋兩制儒臣皆常歷州郡遂多名臣內
外均勞自昔然矣臣請選自講讀以下其學有本原

文能華國行義無玷者存留供職以備經筵史局之選郎文學未稱而材識疏通堪理政事者請下吏部量才外補　上報可尋調佃寧國府通判而中允劉棟楊維璁等侍講崔桐等皆補外多至二十人而翰林諸臣十去其七矣璁又以庶吉士皆乳臭之子不堪教養又不富出為科道止據其甲第除選于是吏部以袁袠等補司屬有出為知縣者矣以璁進閣時庶吉士不留赴揖也此亦翰林一時之厄乃博學強記如璁敏給精練如一清卽翰林中亦罕具其比信乎儲材不可不廣也

太祖革丞相之詔甚嚴，而移任六職，正欲分其權也。弘治以前　天子優禮六卿，等於內閣，而閣臣亦無復以相自擬。正德嘉靖間，二楊相繼，頗達國體，不見專擅。自張璁有輔臣擇六卿、六卿擇庶寮之議，則顯然以相自居，繼以夏嚴，而六卿之權總於閣下矣。至徐階為首揆，始以事權還六部等語榜之門牙，謂之日還，則知前之專擅為假也。逮高拱張居正又悍然不顧，以朝房為政府，以考成出內閣，而六卿伺候奔走之不暇矣。內閣原非衙門之名，先是六部請勑，手本第行內府翰林院，則內閣固其入直處也，故專翰林

學士不敢懸印綬以避閣下也居正曰吾非翰林官矣學士何以不帶印綬累以爲言大學士既非翰林官何以不明言是　祖宗時丞相曰不言而心任之是陰詐　朝廷也非人臣之道矣此是江陵得罪祖宗之大者而言者竟無一及之乃掇拾其行法之過端爲不忠何以服其心死虎易刺誠然哉

初　章聖欲謁　世廟禮部侍郎劉龍執奏不可忤旨後祠祭郎中畢廷拱坐考察外謫上言自辨向與劉龍意左以壓於堂卿爭之不得故與之同罰臣之心事不明近纂禮書乞於　聖母謁廟之條太書

禮官昧禮遺詔　之失而繫臣名於其下意欲聳
上免謫計小人之用心已無所不至　上置不省
令常朝奏事隔日通政司預定起數封進可擬　旨發
落鴻臚寺官則以見朝官銜名上自餘政事俱侯朝
退具疏封進沿襲久矣比給事中陸粲以為此正統
初年　英廟幼冲一時諸臣苟為權宜非　祖制也
此不知何所據竊恐常朝之日　天子御門堂陛森
嚴上下隔絕勢不得不沿襲套數以成　朝儀苟不
預先議定卽　天子春秋鼎盛　神聖過人亦不知
其事宜下其部而承　旨大臣亦無所憑而出班趨

候也疑今朝儀非始于　英廟尚侯再考

嘉靖七年兵部請定陞俸官皂隸例凡軍功陞級俱于原職加陞其柴薪皂隸不論官級正從自五品而下每級加皂隸一名八品以下陞俸者不加五品以上每級加皂隸二名再有軍功以此遞加至十四名而止以後官有遷轉止照原陞俸級數目帶支不許隨官加帶其陞俸支俸日期在京以除授日在外以文書到日爲始　詔如議遂著爲令慶曆以來郎巡撫官筭俸亦以到地方之日爲始矣疑忘前　旨也

張汝濟曰巡撫列銜内臺其到地方止是交代行

事若自外藩臬轉者以入境交代日筭俸為始元為可言至於內之卿寺出撫者拜　命之後即赴都察院到任而驟以交代日筭俸似更未妥緣今人眛于堂卿奉　命出撫之義幾以此官爲外僚以故于巡按御史相處禮節甚覺陵替所從來漸矣

初　上謹天戒斥語祀畏人言動以古帝王自擬真不世出之主自大禮大獄既成之後日見臣下奸欺百出謂　朝廷無人意漸廣大而大學士楊一清老練世故不能自安于張桂之上于是日事委婉迎合

上心以黄河清則請　廷賀矣以甘露降則請獻
廟矣止　奉先　奉慈諸殿之拜以勸上惜精神矣
默揣　上意請加張桂一品散官超太子太傅兵部
尚書李承勛之班以張其勢矣自謂身安而位可保
也乃張璁業承其短上疏言内閣自三楊之後爲奸
人鄙夫僭擬貪汚無耻習以爲常後有閑廢有年仍
求起用去而復來畧不懲前非來而復去猶且陰爲
後計蓋明斥一清也始逐費宏不遺餘力宏去而復
逐一清也若撻之朝市居璁之上者不亦難乎
前南京刑部主事陸澄始以議禮不合見擯已大禮既

定澄不勝希用之念乃自悔議禮之非初爲人所詿誤後質於師王守仁而知張桂諸賢之是流下吏部尚書桂蕚極言他時執政偏謬徇私牽連百司張羅伏機更相傾排故當時明智之士明知其非不敢明言以觸時忌澄乃修愿不隱事過不欺宜聽自新以風各司于是詔復其官以蕚之邪議豈不知澄之反覆而創爲之噓植蓋亦揣朝臣之附巳者少故曲召黨援令讙譊競起陰樹赤幟持衡之地不宜存此心也

成化以前誥勑之體猶爲近古其餘本身不過百餘

守祖父母父母暨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費詞承之者無媿色至嘉靖初藻情飾僞張百成千至以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殊非體制大學士張璁嘗以此爲言一時詞林稍見釐正至夏言當國用進士董子儀聞人德行等在東房撰　誥敕一日草封妻勅命有傳奇儀容俊雅德性幽閒之語大是淫褻矣後來惟當熟瞿景淳學士撰詞獨古雅冲淡極爲得體慶曆以來更用四六俳比可厭蓋今之作者類多詭飾白樂天所謂但愽愚者悅不顧智者誚是已乃上瀆　王言波靡之獘不知其至此也

張汝濟曰萬曆初年江陵特具疏申明頗爲愷切
彼時亦略少變未幾如故

黃綰本以任子初附張桂議禮獲寵于 上得濫竽詞林巳逐楊一清業極口抵斥之矣綰復上疏言朝臣之中有饕餮無厭如狼豕之不極張膽無忌如賁育之敢往變幻是非如化人之莫測狡獪閃忽如鬼魅之默運甛軟誘惑如妖狐之媚人機矢中傷如射工之密發諭化士習如點丹砂之必變謀寵固身如飲九還以起死趨利避害如挾靈犀以入水內侍被其深結而交譽言官皆其私人而不言始臣亦以爲材

今方覺之第論其情狀不指其姓名蓋欲　陛下恩
情狀以察群臣之中孰爲最似者云云蓋明詆一清
也一清復起姑無論其安定三邊之績卽重入內閣
凡事調停宮府晏然雖不可律之貞臣亦謂救時宰
相乃縮之狼戾亦何異於射工鬼魅而顧以之彈一
清也且狂肆曖昧亦非告君之體故　上怒縮欲究
治之已姑置不問一清亦上言臣與張璁同在內閣
原未有隙比璁爲𦕈能遷所撼憾臣擬票太寬奏請
宣諭內閣以絕讒邪諸所指謫意陰詆臣伏冢　聖
諭俾彼此和衷毋負簡任臣誠衷越無措臣在閣每

事必推讓璁、　聖明洞察、何敢媢忌、方聶能遷奏下臣思璁常言昔議禮爲衆所嫉、獨能遷深相結納、多得其力、不知何由失懽一旦、乃有此奏、又且未奉明旨、不敢擬置重典、蓋理固當然、豈有他意、若詆毀同列大臣、即置之死地、是將蔽　主上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也、臣豈敢哉、至於張浩一節、尤有可言、浩璁親也、璁欲用爲浙江都司、難於自言、乃謂臣浩才可用、臣隨告之尚書王時中而推之、今乃謂浩爲臣所薦、非自欺乎、先年浩備倭寧波地方失事、與中巡官張芹朱軏陽俱被勘治、去秋璁署都察院事、以前

處分太輕。參芹與鳴陽降級。而浩以專職獨不及焉。此情安可掩也。自今春以來。臣見璁志驕氣橫。狎視公卿。雖桂萼亦不與抗。其餘大臣。頤指氣使。無不如意。百司庶府。莫敢仰視。臣嘗以恭遜勸之。璁口稱善而心不平也。黃綰乃璁同鄉故友。雖不由科目。頗有文學。頃爲少詹事補經筵。以其吳音未令進講。比璁欲用爲吏部貳卿。又欲用爲南京鄉試考官。臣皆阻之。以是怨臣。昨所奏雖若泛論。其實陰詆臣也。臣以老病之軀。處嫌疑之地。 唯皇上憐而放免之。俾得遠憎怨。保餘年。不勝幸甚。 上報曰。卿歷諫被人指

斥誣害之意朕已知其久矣夫人君受天付託必資
老成賢碩以爲夾輔朕所倚卿不但爲己而已實爲
天下耳朕聞先儒有云不徒知之實有行之又云凡
人之能不可自伐彼張璁也性資雖敏柰強梗不受
人言已是不聽于衆其忠孝仁義謙恭廉平彼皆無
不通者何其自入閣以來專恣而自用無復前之初
也且如聶能遷縱是小人置之於法亦未爲不可但
璁之仁義不無有虧如張浩者聞諸人言皆曰本是
張閣老寃楊閣老言於王尚書今日卻不認朕聞之
心切嘆吁非自欺乎近又合史立謨爲言以辯人之

口指為陰中朕昨諭內閣云大臣不受人言已有過
不能正焉可正君哉立謨之言諂而巧媚欲悅大臣
不知卿見此論否璁未奉命反覆辯言朕復下諭方
擬　旨行又黃綰之論非忠公果為國也是言也立
黨之基也朕欲重治復而思之綰之言無根據若非
彼知是眞有這等人而曲庇之也故令璁票責諭璁
為慌朕復曰票責綰之意猶有難辭朕遂親作旨行
彼璁盡忠事君博見多識啓顧問之允稱者可惜者
自伐其能恃朕所寵嗚呼朕所禮之者非私恩也報
昔正論之功璁當愈加謙遜竭誠圖報可也竭誠者

何推公讓賢讓巳容衆是也今却若是良可嘆哉卿若果於一去曰遠嫌避誣保其終全爲善計朕以爲未也夫既彼攻之我即去之恐自此而後倣而爲前進一人攻之者隨之此風正當今日除去可使中云也所留者欲革此風剏此輩耳卿果爲國盡忠當于此熟思若只欲以去爲善是慮國不如慮身也彼他夕謀之朝攻之不足介意亦不爲我政治之害矣卿其加意而審處哉恭覩　世廟此諭何異家人父子之相囑而璁綰二人之長短若燭照然讒譽當媿死矣惜乎一清疏中毒能遷張浩二事亦暴璁之陰私

是無必去之志而博大有容反出公孫弘下也

太常寺以正三品衙門常欲與禮部抗衡豈惟職掌欠明而其識見短淺尤爲可鄙嘉靖七年南京太常寺卿牛鳳以勾補厨役事與南禮部爭辨言本寺非禮部所屬文移往來不應自大遂封還其劄曰改正施行南禮侍顧清具奏其事下禮部議言太常隷于禮部制也弘治間太常卿崔志端奏爲厨役不由禮部本部參奏命多官會議稱該寺原屬禮部而給事中蕭蘭要將崔志端掌送法司明正典刑以爲將來變亂成法者之戒今該寺官牛鳳始因文詞參駁而務

欲求勝終以乘忿爭辨而肆加侵侮遂將禮部劄付
送還改正乖戾之風漸不可長且廚役飭奉 詔旨
停勾而擅復紛更尤屬恣肆得 旨 祖宗舊制六
卿分職不相統屬其他寺監各有分隸太常寺統於
禮部凡事俱宜關白此係舊規豈得紛亂遂忿爭辯
文移繁擾體統有虧姑從輕罰俸三月典簿廳署事
官南京法司逮問以後務遵舊規行遣者不宥禮部
覆疏出方獻夫手事覈詞嚴不少假貸其後隆慶間
太常寺卿陳慶役有此爭先後相去幾三十餘年而
朝議無以牛馬其救正者第含糊處分僅存禮部體

面而已

初儼嵩自入翰林以來以多病請告十年而後起時頗著清譽比歷祭酒遂騰賄聲旣爲禮部侍郎於　上未見寵幸後奉命祭告　顯陵還因言天眷　陛下靈異昨恭上冊寶其辰煥雲釀雨及改題之際靈風颯然若神靈彷彿而來下奉安神床前夕愁霖徹宵及行禮之際祥曦散彩群臣歡慶而動色至於白石產棗陽有群鸛集遶之祥碑物入漢江有河流驟漲之異此兩事尤爲殊特昔　太宗文皇帝建碑　孝陵得美石于陽山學士胡廣有記營建北京得大木

于蜀有巨石當道夜聞吼聲如雷石劃而開木由中出今奇產監見事適相類不有記載後世何述臣請敕輔臣撰文合工所立石以紀天眷以隆　聖孝昭示萬世疏奏　上大悅有嵩言出自忠直之褒依撰文立石焉後此其得君之始　太宗特美石巨木事皆有徵及嵩言雲石風雨鸛集河漲之語類神雀五鳳恍惚有無非有目者所共覩而或出一時導諛之口觀嵩後來專寵狼籍則貢符獻瑞爲之權輿矣世道汙隆之變豈偶然哉

吏部尚書方獻夫遇災陳言欲多取進士至五六百名

以補知縣之缺。上曰朕惟多取進士以爲所缺縣令之補此爲途亦狹耳夫舉人監生非自待之不遠實以槃輕之故也豈無過於進士之者每爲所輕而亦豈不枉人材乎又如進士之保職守身者固有而恃紙肆爲惡者不無如今以各處地方災重令牧用人則進士舉人監生並用其果廉潔爲我愛民者一體擢用奬勸上司不許自爲輕重之別庶幾可多獲人材亦民或多得安利之日也大哉 王言其洞悉進士舉監之得失即獻夫聞之當自媿矣進士之於舉監猶妻之視妾媵妾媵賢能儘有過於妻者特實

勢尊而體尊故易於展布耳今言官動欲廣削額以補縣缺其亦未聞 世廟語也

議禮恩儲事過可已乃張桂必欲報靈何也御史王冏劾奏南京戶部侍郎胡錠先巡撫淮揚娶部民女為繼妻又買田寶應縣事下吏部韓復言臣曩與大學士璁道經淮揚時錠心恨臣等建議故劾為本舍人楊均親屬至庾死數人錠雖正黨邪故殺無辜如此宜下吏併治夫錠即故劾乃楊均之親屬耳非楊均本身也豈錠因惡張桂而遷怒于其寫本舍人乎遷怒於寫本舍人已為不通又推寫本舍人之惡而關

反其親屬當其時必驀聽楊均之膚愬而欲殺一都
御史報議禮之讎也此豈知大體者哉幸 上聖明
止免錠官而以其事撫付按官勘實以聞
王守仁總督兩廣會病篤請告不允徑自離任以歸行
至南安卒此公平日講學於君臣之間死生之際不
宜糊塗至此兵權在握可不待命而行乎守仁故以
才望為政府所忌而 世廟平日亦疑之至是發怒
下 廷臣議其功罪吏部尚書桂蕚等言守仁事不
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
之論知眾論之不與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

門徒互相唱和才美者樂其任意或流于清談庸鄙者借其虛聲遂敬于放肆傳習轉訛悖謬日甚其門人為之辯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上瀆
聖聰幾於無忌憚矣若夫勦捕逆賊剪除逆濠據事論功誠有可錄是以當
陛下御極之初即拜伯爵雖出於楊廷和喬為己地之私亦緣黃榜有封拜侯伯之令夫功過不相掩宜免奪封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
上曰卿等議是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至於逆

濠之變與伍文定移檄舉兵仗義討賊元惡就擒功固可録但兵無節制奏捷誇張近日權姦寵忌威倒置所封伯爵不當追奪但係　先朝信令姑與終身其没後卹典俱不准給都察院仍榜諭天下敢有踵襲邪説果於非聖者重治不饒據廷議執論頗公則守仁從生亦難逃責唯出旨疑爲内閣所謂倂能卹典似非所以奬勸勞臣守仁固一代豪傑功自難泯第學則有疵致良知之説非但闢朱子格物之論而於孔子博文約禮之教亦大悖矣蓋襲西方之餘緒以誘惑愚誕也　旨中果於非聖語豈非萬世之

公律哉頃邇從祀當事者寧忘　皇祖之訓疑所謂虛聲附和者其徒方盛不得不為顧寧調停耳或曰出自　內旨閣臣將順之耳其故不可得而知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六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經筵凡十日一御輪講者先于十日前豫擬講章送閣下改定然後至期進講此　累朝套數也祭酒陸深因講筵忤旨乃上疏言經筵講章必送內閣裁定是其章盡出于閣臣而講官不過口宣之耳此于大義深有未安而感孚之道亦甚相遠幸容臣等各陳所見因以觀臣等之淺深更請自訓詁衍繹之外凡天下政事舉得依經比義條列類陳以仰裨　聖學

上以深夸詐險惡敢於欺罔下吏部參究吏部言深

不敬當罪、詔諭延平府同知按深欲改經筵套數似得陳善之方不知天下套數亦有不可盡去者假合講章不由內閣竄定倘有一狂生恣意亂講當是時文武大臣俱羅列於側、上不能堪則如之何故不得不豫防之、若盡改講章令講臣格君之心無由上達則非閣臣之所以自處也、

翰林庶吉士無不由考選得者、嘉靖八年大學士楊一清等奉　旨考選、以唐順之陳束任翰三人廷試策爲　上所批獎、即以爲冠、而取胡經等凡二十八人之數、因請官教習、上謂邇年大臣徇私選取、市

恩植黨自此始矣於國何益自今不必選留唐順之等一體除用果有才行卓異學問優長者吏部舉奏大臣取之翰林以備擢用此舉頗得宋時制科之意若公心薦舉翰林何患不得其人柰何倖門一啓奔競成風又不如選晋庶吉士之猶制于命也

鎮守陜西都督同知曾經羣以疾請告不許總制尚書王瓊爲之代奏　詔准給驛還莊浪調理武臣之得馳驛歸惟曾經一人也

京民張福訴其母爲里人張柱所殺東廠以聞下刑部始坐柱死不服已福之姊與其鄰皆以爲福自殺之

也復命刑部郎中魏應召鞫之罪改坐福東厰執奏語連法吏　上怒以應召擅出入人罪命三法司及錦衣衛鎮撫司逮問且覆按其事都御史熊浹謂應召已得情議如初　上意浹徇情曲護褫浹職下應召與柱等皆拷訊侍郎許讚以下不勝惶恐遂承望風旨反其獄于張柱如初擬應召發邊戍浹革職閒住給事中陸粲劉希簡力陳其不可弗聽蓋　上天性素篤於親初不疑人間有殺母誣人之事而鎮撫司故附中貴其言又易入而讚等復非骨鯁之臣故隱忍遷就竟陷　主于失刑嘉靖間六部大臣惟刑

部最難書職也。
嘉靖八年朝鮮國陪臣吏曹叅判柳溥等呈言本國祖
考不係李仁任之後而　皇明祖訓及　大明會典
所載俱屬仁任已於永樂及正德間奏請改正俱蒙
俞允迄今尚未行今幸重脩會典乞爲改正禮部以
請　上許之詔開送史館纂輯擬所陳建國始末言
旦初名成桂其先本國全州人二十八世祖翰仕新
羅爲司空羅亡翰六世孫兢休入高麗十三世孫安
社仕元爲南京五千戶所達魯花赤世襲其職元季
丘興安社曾孫與男成桂避地東還至元辛丑當高

麗恭愍王之十年有紅巾賊二十萬衆入境成桂領兵勦賊有功授武班職事恭愍無嗣陰畜寵臣辛肫之子禑爲己子晚多躁暴爲嬖臣洪倫等所弑權臣李仁任車裂倫等於市立禑爲嗣其子昌爲世子禑十六年擢成桂爲門下侍中禑遣將犯遼東成桂爲副將行至鴨綠江與諸將議不宜得罪於上國禑懼遜位于昌以洪武二十二年宣諭以僞姓見黜而復王氏之裔定昌君瑤主國事仁任罪黨於外既王瑤又不義國人憤怨乃共廢瑤推立成桂成桂請命於

高皇帝乃命成桂爲王國號朝鮮改名旦云云按

是時　會典脩至嘉靖二十九年始進呈　御覽
上閱之以其中所載條例有至二十九年止之文意
頗不懌遂不欲刊刻宣布逮萬曆初復命儒臣續纂
又更十數年未成朝鮮陪臣歲來朝貢則累以前情
為言而時謨在禮部有國王咨文一道陪臣從會同
館上謨書二首其文可觀非中國掾史筆也併附錄
于此朝鮮國王為專差陪臣委承　恩典永雪先究
事該萬曆九年内正月進賀冬至令節陪臣書狀官
洪麟祥回自京師說稱竊聞　皇朝專委館局纂脩
會典新書完期在邇等因得此查照先該萬曆元

年二月內當職將國祖康獻王宗系弒逆等被誣情節要載 世宗皇帝實錄及新纂 會典等情具奏差陪臣吏曹判書李後白等齎 奏去後蒙部題稱節該朝鮮國始封于代王氏開國作我東藩輸忠北闕子孫相繼垂二佰年據稱宗系各有本源既與李仁任不同又謂國祚由于推戴亦與弒四王無與在我 皇祖之大訓固得於一時之傳聞在伊裔孫之辨辭實出于一念之誠孝合無依其所請行文翰林院請出 內府續脩 會典新書朝鮮國一冊將國王并陪臣李後白等 奏呈畧節附錄本條之

末及將節年議覆欽奉事體備細開載于　世宗皇帝實錄稱示永世等因具　題奉　聖旨是仍爲勅諭王欽此該陪臣李後白等齎捧到　勅諭爾祖久蒙不韙荷我　列祖垂鑑已為昭雪改正茲者纂脩實錄欲將前後奏詞備行採錄以垂永久朕念爾係守禮之邦凡事關君臣大義特允所請即命禮官抄付史館備書于　肅祖實録内俟後脩新會典并爲詳載以慰爾顯雪先世懇情欽此又該萬曆三年九月內陪臣戶曹叅判洪聖民齎到部咨該本部　題徽該朝鮮國王痛其祖之寃而　奏辨至於再三其

忠孝之情誠爲迫切但前旣奉有　明旨　王言一出昭揭宇宙信如四時誰敢爲增損合無除已將該國先後　奏詞纂入　皇祖實錄外仍抄付史館俟脩　會典特爲之詳載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該萬曆六年六月陪臣戶曹判書黃琳齎到部咨該本部　題節該該國遞年　奏請盖深避不韙之迹亟申先世之寃其忠孝之情委爲迫切故我　先朝特准釐正至我　皇上復許其增入待纂成　頒到不必更憂脫漏等因　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節經備咨前來准此除已欽遵外今該前因當職切照

康獻王宗系惡名受誣實狀自永樂年來節續陳
奏欽蒙　列聖准改之　命降勅移咨非止一再而
世宗皇帝特賜　明斷削去謬系逮我　皇上嗣
位深　燭誣罔俯諒危懇明下　勅諭節奉　聖
旨既承增入之　命文　允詳載之請成命申降
事例明備如天之仁覃被海隅當職自欽承之後感
激馳誠精爽飛越非不知纂完　頒布自有其日只
合恭俟無庸更瀆第念先祖恭定王欽承　成祖
皇帝准他改正之　旨恭僖王　欽承　武宗皇帝
特允所請之　命及　世宗皇帝再　降　勅諭准

令附錄先父恭憲王、欽承　世宗皇帝滌瑕傳信、炳如日星之勅、先祖先父感戴　列聖洪恩、誠切隕首、横草而猶未明觀政纂之文、齎恨而歿、地下有靈、目必不瞑、仰惟　寶典之纂、是千載一時、祖冤之伸、是先人至願、當職以謭劣欽被　聖澤、叨襲前緒、于今十有四年、而食或忘味、寢不帖席者、良爲誣罔之未蒙　昭析、一國臣子陷於無父無君之域、此心耿耿、常懷隱痛、祇冤一日未伸、則當職之心一日不安、理勢之所必然也、今值新典將刊、　明降不遠、此係　國命維新、神人胥悅、先祖先父感泣于泉壤、當職

親承　恩典目覩二佰年積枉之垢盡滌無餘在
聖朝爲無前之　錫在小邦爲不世之慶事係重大
如此倘因隨　節往來陪臣順便齎回則事類尋常
委非重　皇上之　特恩也且念　頒降的期實難
遥度或於其時適無　朝聘陪臣可順付者久稽
恩命則不但無以慰一國翹跂飢渴之望抑亦先祖
先父撼恨於幽冥之中必不曰我有後矣念及于此
心焉如割茲敢專差陪臣復于　天威委承　顯示
之命如或脩完未訖欲乞留待　須期卒受恩典緣
爲先祖雪寃爲先父解悶創鉅痛深未遑他卹奏

援之誅誠不可逭但小邦之事天朝非如海外世見之比從古不被中國之所鄙夷恪慎侯度自同內服遣子弟入學或應制科從宦京師或有使臣久留數年者况值聖朝恩眷尤異視同一家則陪臣因事少留館下者恐不至於悖禮違理如蒙
照依奏要事理乞將新典趂期給付原差陪臣使下國得以速瞻九天日月之光快覩百年制作之盛則舊冤永雪於昭代皇恩浹洽於存歿當職於先祖先父亦得繼遂其願而死無遺憾矣爲此差陪臣刑曹判書金繼輝齎捧實封奏本赴京

進　呈外合移咨請　照驗煩爲　明奏明降施行
須至咨者、又朝鮮國差來陪臣刑曹判書金繼輝等
熏沐再拜、謹上書　大宗伯相公閤下、玆者寡君
之遣鄙人等來也、非修乎事之常、而事有得已不得
已之疑焉、故與國人謀矣、其小人者曰、國祖家被誣
誣蒙累蒙頒雪、承　列聖之垂允不一不再、而足獨
所稽者、　新會典之纂完　頒示有期耳、期至則行
李往來相屬、不必於專也、專而期或未至則遲以年
時不得留而俟也、事宜得已、其君子者曰、冒以他人
之系、爲詬何如也、陷于弑四君之惡、爲誣何如也、詬

誣攸集、 典訓是載、而流布于天下之耳目、爲寃何如也、惟寃屢號、有降玆監、訖至今日、無遺情矣、然典之未新、積二百年、以有待 典之適新、將朝暮如不及、獲亦既竊聞其番完矣、不亟專使以請 明示、而諉曰往來相礙、是尚可忍乎、況事有關于父子君臣之故者、其在 中國非禮攸所不及、則聞之不容于愬、爲之辨之不容但已、肆 天朝之動念於我久矣、藉令專使以俟完 典、果有年時之晉、必不拘于故常、而莫許也、事奚啻不得已、寡君於是抑小人者而君子之聽曰、此固寡人之志也、盖乏使以命鄙人等

而宴賜特厚。至於解衣推食遣之。日復親執爵以飮

酉向拜　奏而授之。且泣且語曰。我祖我考。實皆奉

有　先朝恩勅。惟覲　新典之快覩無復餘憾而溘

焉泉壤日其不瞑寡人之得　聖旨又丁寧矣。而獨

可保其究乎。又曰汝等必得事完而還。鄙人等立泣

而辭曰。不得畢完毋還也。小邦雖極區區。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義。惟不欺負以爲恒物。今寡君旣以事

完屬鄙人等鄙人等亦以許寡君豈容有二哉。顧以

新典之完。乃我事完之日。惟早晩爽於始聞之爲

慮亦不敢以私情廹切而有所欲速於其間惟不得

留侯之爲懼耳寡君之衣在身絲縷之命足與同喫
寡君之食在腹沒齒足以爲飽雖十易寒暑無難晉
也惟難晉者在　天朝接遠人之故常而不可寬焉
即鄙人等有死而已雖欲勿死如毋還何鄙人等旣
以寡君之咨抵　執事者而　奏下亦到　部伏惟
閣下高明仁恕宜無不察其詳鄙人等庸敢以贅
獨恐　執事者於鄙人等所以不得不專來不得不
晉侯者察之或泛而容易於　稟覆之際以致萬分
有一缺悞也用是不免披訴惟其專專于所事言涉
猥屑而不能自已伏望　閣下無容而刪逐之毋使

小邦小人者言雖君子者言不雖而鄙人等有以還
報于寡君則千萬之幸也不勝兢惶之至謹冒昧以
達又朝鮮國差來陪臣刑曹判書金繼輝等熏沐
再拜謹上書于　大宗伯相公閣下伏以鄙人等受
命寡君以來者專在請留　都下恭竢　新典纂完
之日而已前者　閣下不惜堦前數尺地容令鄙人
等得以一紙書奉達于　下執事　閣下又不之鄙
外賜以顏色相與應答如響　閣下之待遠人為已
寬矣但久留之請乃鄙人等一大件事也而　閣下
終始峻拒正以鄙人等言語殊音文字艱晦使寡君

哀痛迫切之情終不能畢露于　大人君子之前斯
則鄙人等之罪也鄙人等竊惟念　閣下之意必曰
玆事也自在　先朝以至今日　降勑優許不一不
再而今特一依前後奏辭情節具載　新典書將脫
稿而獨刊行　須示其期尚遠外國陪臣不可淹久
于　京師也鄙人等誠極愚頑然豈至于不較事體
直敢與　執事抗哉蓋寡君之所以遣鄙人等來者
鄙人等所以許寡君惟皆以晋為期者其事誠急而
其情誠悲矣何者謂他人父天下之至辱臣而弑君
天下之極惡而因讒附載簡策使舉國之人陷于無

父無君之域其深寃至痛閱數百年如一日仰惟
大明中天萬國咸寧凡在覆載之間雖肖翹蠢蝡之
物無不熙熙自得而各遂其姓者獨我小邦環海東
二域恒在陰崖覆盆之下寡君自繼事以來耳不喜
繁音目不嗜華靡寢不安枕席日夜翹首西向以望
盛典之頒欲慰先祖先考地下未釋之憾者蓋十
年于茲矣未知 閣下於此動念否乎鄙人等或去
或留自 閣下視之宜若無甚加損而在小邦父子
君臣之義繫焉是烏可輕哉蓋留則寡君之願也義
不可負也去則使事之常也禮不可遺也義不可負

而負之是傷義也禮不可遽而遽之是傷禮也鄙人等自聞 命以還徊徨却顧反覆沉吟而之禮之義終無可安之地惟知退有一死而止耳伏願 閣下俯垂矜恕設以身處其地而思之庶可以决其去留而必有不至於傷禮傷義而得其宜者矣伏願 閣下省詳寡君容內事情兼採鄙人危苦之辭 稟復之際幸而上徹 九重之聽倘蒙 聖天子矜允幾冀之懇則庶幾小邦不待再有 奏籲獲伸數百年未伸之冤而鄙人等亦不失區區事君之義矣憂懣之極未暇擇言而發無任兢惶跼蹐之至謹冒昧以

達朝鮮人以未嘗讀宋人書故其書詞古雅絕類左國

議禮諸臣惟張璁桂萼席書方獻夫霍韜五人爲 上最所寵信而璁萼特尊擅恣橫卽 上亦不能堪席書附之尤爲狼戾霍韜性雖拗執然無遠心之論至方獻夫則雅志調停稍見博大璁萼既入內閣恥楊一清居上則日夜攻擊之令必去而後已故給事中陸粲疏斥璁而斥萼爲甚 上心頓悟下諭暴璁萼負國之罪有論法本當置諸典刑特從寬貸之語令璁回家創悟以資後用奪萼散官并學士職銜回家

致仕一時人心雖覺大快而一清為輔臣之首不可無一言挽留之以全内閣體面乃言官復欲窮治其黨于是吠影吠聲者紛呶百出而霍韜遂疑一清嗾之因力攻一清而煞救璁萼專以議禮為言激動上心而刑部會官集議一清之詔下矣反璁之念决矣尋詔吏部遣行人賫勑還璁於内閣矣璁還内閣而一清之位愈危矣暨刑部尚書許讃等會官集議業揣　上意屬璁而一清之贓迹暴露無餘矣一清自陳之疏云昏耗之極不善矜持交際之間少存形迹其言有足悲云後得致仕而去卒矣功成名遂年

及而身不退冝不能保其終也、

嘉靖初年縉紳多讀書明理有獨抗危言置死生于度外者如刑部郎中鄒經邦弭災一疏真有批鱗折檻之風其畧云玆者正陽之月日食于朔質之小雅十月之交所咏變象懸符說詩者謂陰壯之盛由于不用善人則今之調和燮理者得有皇父其人乎邇

陛下納給事中陸粲之言令大學士張璁致仕尋以議禮有功見留衆議洶洶、陛下不之恤也比乃天變如此安可弗畏且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正　皇考之徽稱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

故雖排衆論任獨見、而不爲倫、若夫用人行政、則須
分辨忠邪、酌量、才力當、與天下之人共用之耳、今
陛下以聰議禮有功、乃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
任、是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爲
公禮也、夫禮惟當、乃可萬世不易、使所議誠非公禮
也、則罔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亦可毁也、 陛下
果以尊親之典爲至當、而欲子孫世世守之乎、則莫
若于諸臣之進退、而一付諸至公、厚其賚與、全終始
以答其議禮之功、然後博選海内碩德重望之賢、置
諸左右、相與講明勵翼、用建光明正大之論、使萬世

之後廟號 世宗頗不懌歎失此不為乃過加以非分之任使之稱蹈盈滿犯天人之怒亦豈璁等福也臣抱此區區竊效毛焦伏質之義敢不避斧鉞之誅以請云云觀經邦之意不惟論璁不可用而于大禮亦有所未安可謂忠讜 上覽疏雖發大怒而終不以罰鍰加之第謫戍邊而已 聖量可知也後來世宗廟號已先兆于經邦之疏矣

工科給事中趙漢言大學士桂萼翟鑾稱病越三月未嘗懇辭去位未免鯀驕之嫌張璁久預機務未聞求賢共濟不免專擅之失乞 諭萼鑾亟以病去仍簡

用兩京大臣及家居耆舊有才德者以分璁之責此
亦一時正論未嘗深恨于璁而璁遂不能容啓言於
上旣知忠于君謀當令其踪名以進此籠絡言官
以箝其口之術非大臣體也已 上果責問漢令舉
其所言耆舊才德者漢言臣見 陛下日應萬機贊
理之助尚在多賢故欲璁引賢共濟初無私主 上
復責漢遣詔漢對如前且言輔臣專任簡命出自
朝廷即有疇咨亦非小臣所敢干預詞嚴義正竟無
一語引罪而 上卒宥之第奪俸一月而已嘉靖初
言官之不易屈撓多類此

張璁桂蕚方獻夫以議大禮得君、夏言嗣以議四郊禮
得君、諸臣遂憑藉寵靈、互相排陷、朝廷之上、爭鬬
無已、不啻如驕兒在父母膝前攘奪梨栗、亦可耻也、
言劾方獻夫亂　祖宗成法、如浙江參政黃卿爲少
傳璁所不悅、輒有陜西之調、而以温州兵備副使党
以平代卿、以温州知府丁瓚代以平、卿無他故、以大
臣私怒而斥之、以平與瓚履任未久、以温州故而改
補之、一時變置若奕棋然、又參獻夫引用鄉曲、大開
私門、而參張璁好惡拂人、擅易　天子之命吏等語、
此亦言官目擊時政、顯爲指摘、乃其職事、爲璁者如

求有可解則不惜辨證如微涉懷私則引罪求退而已顧上疏言臣與夏言素有嫌隙今日所以答臣者亦有所自曩者吏部推言爲僉都御史時言因人言辭免一日李時語臣曰夏給事　朝廷今日雖准其辭待郊壇禮成將大用之　朝廷稱言材不但可爲僉都御史而已此夏給事自傳言于人邇者霍韜以憂去時復語臣曰夏給事欲求此時推補詹事已托嚴侍郎來致其說及臣推顧鼎臣而不及言言答臣深矣故以贊鄉事謫臣云云按此段話頭何異于行市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互訐陰私以求必勝者賴

上曲意調停，雖終不解，疑璁涉世未久，故不能盡消其忮忿之性，而言之強項，目無閣臣，耳犯六逆之戒，其後來華取大貴，而卒擬大禍。二公于揣銳持盈之道，似槩乎未之有聞也。

閣部之體，各有所專，原無統轄，亦無文移往來。今士大夫俱蒙昧不解，以致閣凌其部，部下于閣。閣之所主，部不得而矯其非；部之所行，閣得而制其命。嘉靖初年，楊一清自外僚輔政，頗習朝章，故五六年間，事體停妥。自張璁進，嘗對

上言明，欲以相自處矣。方是時，祖宗之法尚了然於人心，羽林衛指揮劉永昌

言臣聞　太祖罷丞相設府部以分理庶務　太宗命詞臣於文淵閣參預機務官止學士至于後世而加以師保重職于是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願　皇上存內閣以遵　太宗之制減事權以守太祖之訓而訪　祖宗之意合六部大臣更番入直以備訪問云云蓋永昌見張璁專擅故有是疏亦可謂救時之論頃江陵以考成之權收之內閣而六部益唯唯聽命有媿于永昌一武人矣聞京師人言今屯田御史朔望日常占羽林衛聽政永昌每遇朔望日自與同僚公座升堂御史來不得入然以永昌本

分事御史第付之無可柰何而已、此亦治明一事也、姚少師廣孝故配享　太廟、學士廖道南嘗疏請革之、　上亦以廣孝釋氏之徒、　文皇時雖有帷幄之勞、但削髮披緇、不當並食于　德祖　太祖之側、禮部尚書李時大學士張璁等皆曰、誠如　聖諭、乃撤其廟主移祀于大興隆寺、每歲春秋遣太常寺致祭、卓哉　聖識、有光于繼述多矣、萬曆間　上一日視朝見廣信張真人每歲入覲、則以道服綴二品之末、外觀不雅、乃勑免其朝賀、來京亦一盛舉也、

故事、父任京堂而子為科道者例得迴避改他官、耿裕

許誥俱以父任冢卿故得改授翰職嘉靖九年御史
胡効以父璉任都御史奏當廻避　上曰近年科道
改翰職此陰厚私弊効才准于在京別衙門相應職
事改授以後俱照此例行凡廻避者不得改翰職矣

伍文定湖廣松滋縣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初授常州府
推官已陞成都府同知以事忤劉瑾追逮　詔獄爲
民瑾誅補嘉興府同知平桃源賊陞河南府知府調
吉安至即擒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又平桶
岡賊二千餘人得渠魁謝志山等宸濠反同都御史
王守仁討之先提兵攻南昌濠舟師還救迎戰于王

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戰炮火燎其鬚不爲動濠遂
就擒陞江西按察使尋轉都御史提督操江久之以
疾致仕起兵部侍郎陞右都御史屬雲南有安鳳之
亂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雲南川廣軍務
入境賊平時芒部屢不靖文定欲乘兵力勦之以伸
威百蠻四川按臣戴金力言其非 上遽降旨罷兵
召文定還督團營因乞休許之卒于家 詔賜祭葬
如例文定孫忠自信遇事敢爲第不能與時俯仰故
功名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死不傳一謚隆慶萬曆
問多有補謚者以江陵在朝爲文定鄉人而不一齒

及之可異也、

張汝濟曰濟又畜此意謂荆州往哲在伍司馬鉄謚未盡報功之義何知州名忠而謚以忠節殊乖易名之典至近年王司寇之誥生平剛正且屢歷邊疆殊多勞績比其歿而贈官且不可得止給祭葬而已濟時在京師再三言之當事者俱漫然不省、

祖宗時凡遇常朝内閣與錦衣衛官俱墀下侍班而領勑者亦非翰林官捧給嘉靖九年　上始定制常朝畢内閣官于東陛錦衣衛于西陛各以次升立于寳

座之左右捧　勅用翰林官日輪一員立于內閣官之後候承　旨由左陛下至御道授領勅官畢方回木班蓋自是閣臣愈嚴重而錦衣亦日崇顯矣

太常寺少卿王學夔以郊祀先以祝宜不稱　上意因自請辭避有　旨降級調用乃調福建布政司參議蓋自是太常寺堂上官命禮部選用俱以道流充之而進士出身者不復與矣此嘉靖八年　詔也

孔子之祀惟宋眞宗稱為至聖其後加以王號而諸弟子咸僭公侯伯之封孔子之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此俗儒瀆禮不經之舉而更為塑像有同夷

鬼益復可鄙、　上毅然更定、易王以師、易像以主、此

千古卓然之見、而一時縉紳爲耳目之濡染既久紛

紛執議、幾于聚訟、何也、學術不明、往往以逞破義、此

類是矣、第啓聖公與孔子並祀學宮、雖云推崇之典、

顧于廟而父祠、主祭者一時意有所專、不得不令人

代攝、傳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揆之孔子之心、必有

大不安者、在蓋叔梁紇原無述作之功、在孔子決不

以一祭爲其父榮、在後世亦不必槩祭其父爲孔子

報、惟立廟于其鄉、併其配享諸賢祀之、而撤天下之

通祀、庶爲禮之得也、惜乎永嘉賛其議、非見不及此、

蓋亦逢迎議禮之餘緒耳其他從祀之說尚當斟酌處
唐張許死事人有議許不如張烈者韓退之所謂小人
不樂成人之美如此正德間宸濠反而孫許死之等
也業覩生前爵位列祀旌忠祠矣乃其後有謂孫死
不如許者嘉靖九年禮卿李時議左遂而右燧此未
聞退之之說也後十餘年復以言官建議更定享位
仍左燧而右遂云
太監張永之誅劉瑾也實揚一清為之謀已瑾誅而永
遂援一清入閣二人均有尊　主庇民之功即深相
結納非為邪也乃張璁以此嗾攻一清業去位矣永

既沒後其家人朱繼宗上永兄富陰事詞連一清下法司推鞫止籐得永存日餽一清生日禮百金永弟容求永志文析儀二百金此亦大官交際之常非賂遺也給事中趙廷瑞阿璁意復以爲言乃奪一清職令閒住於乎免死狐悲物傷其類元輔不當以小疵罹大罪尋一清疽發背而歿處富貴之極者其人必有殺機於乎危哉

璁翻既以議禮得君益褊心不能容物恣其偏見妄言無忌 上已心薄之而不忍置法及爲夏言所擠劾其阻壞郊祀 上大怒下詔都察院獄蓋姑辱之以

杜其口，冀其和衷以共成大典也，乃韜懸　上覽之
貽書張璁求救，搖尾之狀畢露矣，語云志士不忘在
溝壑，難其人哉、

太廟之祭例文官五品而下不與，夏言爲都給事中，已
加四品服俸，遇孟春時享，言乞陪祀，且言六科都給
事中列署內庭，亦宜一體陪從，得　旨言准陪祀，其
六科都給事中下禮部議，以與會典未合罷之，今六
科都給事中俱得與祭，又不知始于何年也、

祖宗時凡內外官願告致仕者，例有陞級，嘉靖十年應
天府推官陳廷璉以涵疾乞休，吏部循故事擬加太

僕寺寺丞以奬恬退　上曰陞職之典所以勸功廷璉既痼疾不能任事自應乞休何謂恬退以問吏部此例起自何年吏部具覆例始弘治中累年奉行未及改正請自今乞休者務覈其實非有旌異者即累資三年六年止以原官致仕　詔從之廷璉竟罷陞職而自是致仕官不得濫竽斯典矣

大學士張孚敬娶景寧縣潘氏爲繼室　上賜金幣羊酒資其行禮此眞異數也是時孚敬年六十餘有子有孫矣而爲是舉不亦異事乎孚敬即璁於　御名有嫌故請　上賜是名而字之曰懋恭

終